

夜 会

丁 玲 著

百花洲文庫

江西人民出版社

夜 会

丁 玲 著



百花洲文库(第三辑)

夜 会

丁 玲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第四交通路铁道东路)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6开本 4 1/8 印张 80千字

1983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统一书号: 10110·275 定价: 0.40元

目 录

某夜.....	(1)
法网.....	(9)
消息.....	(53)
诗人亚洛夫.....	(63)
夜会.....	(80)
给孩子们.....	(89)
奔.....	(136)

某 夜

“叱——嚓，——叱叱，嚓嚓，……”

一团数不清的人影从那有着青色的电灯光的厅子里走向外边的广场去。靴子的声音，鞋子的声音，重重的踏在厚的雪地上。冬夜的狂风，迎着他们的面，用力的抨击过去，还裹着那细碎的，下了半个多月的雨点，和大块的雪团。人心里都被这突然侵袭了来的冷风不觉的打了一个战。可是，“叱叱，嚓嚓”的，还是走去了。

第二阵，吼着大的叫声的风，又无情的接着扫来，在这群人的脸上和身上，又做了一次凶狠的鞭挞。于是在这个里面的，在被许多人围着，押着，赶着的里面的一个，一个小身个的年青的，漂亮而又带点憔悴的男人，便象骇着似的一下清醒了。那过去的，那适才所发生的一切，就都象是很远很远的那末明明白白的摆在当前；那张狡猾的脸，含着恶意和自得，是一张圆的脸，是蓄得有讨厌的帝

国主义式的胡须的脸，那声音，那压制着笑声的刁恶的声音，他是那末骄傲的，无所顾忌的望着他们说，他是坐在那高台上的，他说，“还有什么话说没有呢？你们是被判决了，就在这时要执行。”他，这年青人记起了这个，一团可以烧死他自己的火焰在他的心上燃烧起来。他要扯碎那面孔！也要捣毁那声音！他狂乱的，有点想从人丛中挤出去的，用力的快走了起来。然而在适才，在他突然的，并没有经过审判，而被宣告死刑的时候，他是没有象另外的一批同志们能保持镇静，而被一阵剧烈的忿怒和心痛致失去了知觉的。

他是一个热情的诗人，忠实而又努力。

“嘭，”枪托用力的打在他胸上，那更瘦了的胸，因为有二十天不给他吃饱，在暗无天日的牢狱之中饿得更瘦了的胸。

“俞你的娘！急什么！阎王老子等着，有你的！”有个凶横的兵士，打了他，冲破了沉默，这末骂起来了。

“铿铿——锵锵——”铁的镣铐在他的手上和脚上讨厌的响着，也在另外的一些手上和脚上响着。还有更多的杂乱的声音响在他周围，钉了铁掌的皮靴，更重的踏着厚的雪：“叱——，嚓——，叱叱，嚓嚓，……”

他又明白了一些，他意识到他是正向着什么地

方走去。一个奇怪的思想来到他脑中，他在他自己的眼睛上看到另一双眼睛，那永远是，常常是看到他灵魂的一双可爱的难忘的眼睛。他清清楚楚的觉得有一个什么东西，来在他心的深处，刺着，又连肉带血的撕了开去，一寸一寸的那末痛着。

天空是黑的，无止境的黑暗，从那黑暗里洒落着雨点和雪团，从那黑暗里，吼着北风的狂啸。大地是灰的，雾般的，积雪在夜里反映着死的灰色。人影是黑的，静静的在雪地上移动。押的，被押的，响着镣铐的声音，响着刺刀的声音，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哼，没有人叹息或哭泣，他们朝着广场那边，那密密着，临时做为刑场的广场的一角不停的走去。

“妈的！狗！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去才好割头！……”有人心里这末想。

走在第二排的一个女同志，有时用力的像生气似的摇摆着她多发的头，因为风总把她的短发吹覆在她的额上，她的眼上了。

他，这个年轻的人，强忍住欲狂的，将要破裂的绝叫，牙齿用力咬着嘴唇，在一种不能发泄的盛怒之下，禁不住的打着战。凝住了那被恨火烧得发痛的眼光，四方的望着，要吞噬了一切的去找着什么，望了这个，又望那个。

雪光，黯黯的，照在他邻近的人的脸上，一个

横眉怒目的兵士，又一个蠢的，大张着鼻孔和嘴唇的兵士，又一个……忽然，他找到一个熟识的，亲切的面孔了，那面孔给了他一个极平静温和的表情，一个在说着超千超万的话语的表情。一个只有同志给同志在殉难的时候所能给与的慰藉和鼓舞的表情。于是，所有的愤恨和怀念，都无形的消去了大半。亲爱，还和另一种东西，只有“生命”两个字可以形容的那东西，填满了他伤痛的胸怀。他只想拥过那面孔来，紧紧的抱吻他。他回答那表情的，是一个勇气百倍的，坚决的颌首。

“叱——嘹——，叱叱，嘹嘹，”这个在暗夜之中庞乱的响着的杂沓的声音，像得胜的铜鼓，没有节奏的奏着，在他们的周围，拥着他们，二十五个人向前进。头上有风的叫啸，嘶嘶的，像红色的大纛，在上面招摇。

“停住！就在这里！还往那里跑！狗彘的！”

监斩的官，武装的，死劲的拍着盒子炮，威风十足的喊出他那坚实的声音来。

“到了！”在好多人心上这末重重的响着。

“把犯人排好！捆好！”这讨厌的，使人憎恨的凶的号令又从那监斩官的口中喷出。穿着棉大衣的兵士，便蠢然的用力的推着他们，用枪托打着他们，还用了绳子从他们的胸前缠绕到身后的木棍上去。皮靴和鞋子在雪地上更无秩序的乱响起来。

他们一句话也不说，都捏紧了大的愤恨和沉默，因为已经找不到什么可以表达出他们这时对于敌人的仇恨。他们已经被铐着手脚，又被紧紧的，捆在一根在前几天便打好了桩的木棍上的，是已经被逼迫到死的边边上来的了。

眼前平伸着黑暗，风和雨，和雪团不住的飘来，刺骨的冷是毫不容情的象鞭似的在抽打，在这二十五个适才在大厅上被剥去了长袍和大衣的身上。然而他们已经没有冷的感觉了。

他们密密的站成了一排。

“这里，过来一点！瞄准些！……”

在夜的黑色里，模模糊糊可以看见在前面正有着一团人影，在抬着，在移着一架重的东西。

“好了，就放在这里！把犯人数一数！”

“一，二，三，”一个兵士走拢来数着。

监斩的官，一脸的横肉，也跟在兵士后面，在这排人的面前，用指头点着，数了起来。

看见了那脸，那凶横的脸，像代表了整个统治者对被压迫者的残酷。愤怒的火又烧到了心上，烧痛了眼睛和全身。恨不得打过一拳去，扑杀了这只恶狗，但人已被紧紧的缚住，手是反剪着的。所以只是恨恨的咬着牙，任身体在寒风里打着抖，完全为怒气抖着。

“同志！勇敢些呀！”右手边的一个同志这样

对他说了。

他歪过脸去望，正是那个相熟的脸，那个在晚饭时还同他谈了许多话的。

“不，我实在有点兴奋。”

“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不错。好……”

数着数的声音，吼叫了起来，又重重的在雪地上踩着，走向那架东西的面前去。

无边的空漠，无边的风和雪，无边的灰色，无边的黑暗，……

人的影，在死色的灰白中反映出的人的影，是大，是沉重。

“好，预备，听我的叫子！”

监斩的官又这样吼着。

心都紧了起来，像拉紧了的弓弦。那架重的东西，死样的竖在眼前，几个兵士兢兢烈烈的把守着。天就要压下来了，黑暗要压倒他们，压倒在这二十五个人身上。

然而却有人大声的吼叫了起来：

“同志们，起来！不要忘记，现在我们虽说是要死去了，可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就在今天正开着盛大的代表会，我们的政府就在今天成立了，我们要庆祝我们的政府，我们的政府万岁！……”

于是，疯狂了似的，大家都跟着喊了起来。本来有许多东西，装在心上的，忘记了说，忘记了表

现，这时才突然明白了起来，所以都大声的喊着自己要喊出来的口号。

于是黑暗逃走了，展在眼前的，是一片灿烂的光明，是新的国家的建立。

口笛凄厉的惨叫着，而雄壮的，有二十五个声音在一块的雄壮的声音，唱起歌来了：

“起来，饥寒交迫……
……”

“噼拍，噼拍噼拍噼……”

那架重的东西，向这一排人这末横扫了一排。约莫放了几十颗子弹。

歌声低弱了一些，可是有些声音更大了起来：

“……这是最后的斗争……”

口笛又凄厉的叫着。

“噼拍，噼拍噼拍噼……”

又横扫了第二次。子弹又放射了几十颗。

歌声也就随着子弹的增多而减少了。只有几个声音还在喊：

“音特纳……”

第三次的口笛又叫了。第三次的扫射也开始。于是歌声便在这最后一轮的子弹声中消灭了。

“妈的屁，这狗王八，你唱去呀！”

监斩官得意的骂着，便朝适才来的地方走去，而且吩咐着：

“收拾枪，早点归队，屍首明晨再掩埋，怕鬼会跑走么？”

于是他走向厅子去了。

几十个兵，也重复又踏着雪，叱叱嚓嚓的走回去了。

夜是沉默着，肃静，庄严，飘着大块的雪团，和细碎的雨点。冬夜的狂风，叫着飞去，又叫着飞来。雪块积到那垂着的头上，但风又把它吹走了。每个人都无言的，平静的被缚在那里。在一些地方，一个，两个，三个……地方流出一些血来了，滴在黑暗里的雪上面。

天不知什么时候才会亮。

一九三二年五月

法 网

一

挨黑的时候散了工，大伙的人从一个铁门里涌出来，象潮水似的，在一个溃了的堤口边。顾美泉推着前面的人，又被后面的人推着，也从这里挤出来了。到了街的中心，才吐出了一口气。认明了方向，于是又从人里面倒拐了过来，朝左边不远的一个弄口走去。鹅卵石的路上，经年是湿润润的，又常有些烂泥，黏在那上面。弄口有点黑，矮矮的，他刚走到那里，便从斜刺里挨上了一个人来，他偏头去看，看见在他老婆阿翠的脸上，含蓄着好些高兴的微笑。他问道：

“烧好了饭？”

“噎，烧好了，有一条鲫鱼。”

弄里的房子，象鸽子笼似的密密的排着，一小间一小间的，他们走过了好些排，有人碰着他们，

喊道：

“老顾！回家么？”

美泉笑着点点头，常常挂在额上的头发摇了一下。于是问的人看一下跟在他身边的老婆，便做一个鬼脸走开了。

走到第七排房子，他们转了弯，于是阿翠又凑上那高兴的脸，低声说道：“隔壁楼上搬了一家人来呢。”

他望了一下她，便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根香烟燃着，走进了屋子。

老婆殷勤的围着他，脱了污脏的工人衣，在一个木盆里把手脚也洗了。喝过了水，衔着未完的香烟头，伸脚躺在木椅上，那整天都为工作弄麻木了的四肢，开始觉得了疲倦，于是他哼着家乡的小曲，轻轻的摇着自己。

后楼上的一个小孩，三岁大，听见了他的声音，便从又陡又窄摇摇欲坠的楼梯上摸了下来。阿翠在梯口学着湖南话快乐的说道：

“狗牙崽，吃饭没？伯伯回来了，伯伯买得有糖，快点去。”

“没吃，等爹爹，爹没回来。”狗牙崽伶俐的回答着，便轻轻的摸到他们的房里了。

这时房里已经黑了下來，狗牙崽摸到了他身边，他把他坐在自己身上，他学着狗牙崽唱：“红

鸟儿，绿尾巴……”

饭搬来的时候，小美孚灯也点上了。狗牙崽坐在他们的旁边，看他们吃饭，手里拿一块萝卜。

后楼上也在烧饭，一阵阵的辣椒味喷了过来，阿翠连连打着喷嚏。狗牙崽不怕，他已经能够吃一点辣了。

“湖南人讨厌，欢喜吃辣椒。”阿翠一边用袖子揩眼泪鼻涕，一边望着小孩说。

“湖南人讨厌，”狗牙崽学着说。

阿翠又笑了，却又转过脸来，说道：

“隔壁搬来的是同乡呢。”

狗牙崽的爹爹也回来了，从后门进来，伸进一个头望了望他们，吃过了酒，红红的脸，阿翠忙让着说：

“张大哥，吃过了饭么，进来坐坐，他在家闲着呢。”

帽子斜斜挂在后脑壳上的张宗荣，带着一股恶劣的酒气，便跨进来了。狗牙崽看见爹爹那样子，声也不做，便从凳子上溜了下来，向后楼上去。

“小王八蛋，狗婆养的，事不会做，吃是会吃的，前面小李杂种又问我要糖钱……”

失业了半个多月，把生活全靠在在香烟厂做工的老婆身上的张宗荣，近来又染上了酒癖，常常偷着衣服在外边换酒吃，回家来骂人。比起不愁伙

食，刚刚讨了年轻老婆的顾美泉来，脾气自然丑劣得多，但是正因为这一对夫妻很和气，所以倒常常慰藉了这同居的一家，而且更因为阿翠非常喜欢小孩，所以狗牙崽在他妈一上了厂，大半就和着阿翠在一块儿混着的。

顾美泉知道张宗荣又要骂人了，便又掏出一根香烟来，往他口上一塞，说道：

“牙俐，不要愁，唱一只山歌吧！”

“不高兴。”张宗荣用力吸了一口烟，把帽子拿了下来。

可是顾美泉把饭碗一推开，却逗着他唱道：

“姐儿生得白又白。

郎哥生得黑又黑……”

于是张宗荣不觉得把身子也侧过来，用醉眼瞅着这快乐朋友也唱起来了：

“黑墨写在白纸上，

你看合色不合色？”

阿翠一边收着碗盏，一边含着微笑。而顾美泉却推着张宗荣上楼去了。

弄里弥漫着煤烟，柴烟，小孩们叫着，哭着，女人们大着嗓子骂着，打着，尤其是本地女人，纵是在平日讲着话的时候，也象是发气似的，这汉口女人的声音。

顾美泉又燃着香烟，靠着，看阿翠在小房里来

来往往做着一些零碎的事，阿翠又说道：

“隔壁搬来的，好象还是新嫁娘呢，年轻得很，手上有一颗戒指呢。”

他听着，望着她但是不答她，于是她又说：

“我真开心得很，有一个同乡在隔壁真好，说话懂得，脾味也懂得，谈谈家乡，白相白相好多了，这些湖南湖北人，都油腔滑调，凶末凶得来，人虽说好，总不合味……”

她发现了他并没有很注意听她的，有点恼似的又说道：“啥格事，不理我末？”

“听着的，说下去呀！”他又悠然的吸了一口烟。

后楼上的狗牙崽哭起来了。他妈骂着，也带了哭的声音。于是阿翠又说道：

“他们真可怜，他娘告诉我，她们小的时候，在湖南乡下种田，很过得呢，但是后来一天天穷了下来。一年旱，一年水，存身不住，才跑到汉口来的，做了好久的码头工人，因为太苦了，后来才又到肥皂厂去，她也进了香烟厂，两家头辛辛苦苦只想挣两个钱回去，谁知钱没有挣得，人却累死了，她张大哥把生意一歇下，倒靠在她一人身上，做了厂里的事，家里就弄不过来，我有时看不过，便也替她洗洗衣服，看看狗牙崽，她倒也常常谢谢我的。她张大哥就找不到一点事做做么？”